

巴人研究

韩会弘

BA REN

全国巴人学术讨论会编

YAN JIU

BA REN YAN JIU

BA REN YAN JIU

BA REN YAN JIU

BA REN YAN JIU

上海書店

已人研究

雜誌

第 1 卷第 1 期

1994 年 1 月

ISSN 1000-0000

刊號：1000-0000

THE JOURNAL OF

上海書店

上海書店
地址：上海南京路
電話：021-23111111

巴 人 研 究

BA REN YAN JIU

全国巴人学术讨论会 编

上海書店

SHANGHAI SHUDIAN

1992. 12

责任编辑 刘华庭
特约编审 王锡荣
封面设计 周 兵

巴 人 研 究
全国巴人学术讨论会编

*

上海书店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师大印刷厂印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1.375 字数 280千字

1992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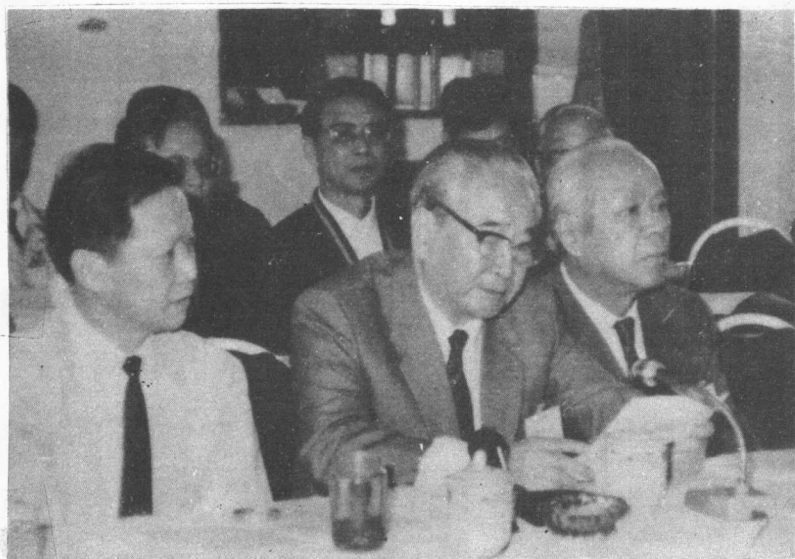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0001-1000

ISBN7-80569-635-7/I.160

定价:6.00元



第三次全国巴人学术讨论会会场



韩念龙(前中)、周而复(前右)、叶承垣(前左)等
同志在第三次全国巴人学术讨论会上

想教司马迁的一句话 周而复

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，通向成功目的，总是有曲折、困难、挫折、险阻，甚至失败，往往经过失败、斗争、再失败，继续斗争，才取得胜利。战争是社会的优胜败退，我就学，不是一二回合，有时是三四回合，甚至五陆封其亡我愈解。亡国以历史便是如此。社会是历史，社会以通观，迂回曲折和困难，不只有小小院，还有我保持取得胜利，这是历史的必然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。

人生的道路是不都是平坦的，会有坎坷、实验、弯曲、斗争，问题是人们对待这种遭遇，特别走马观花者，会经得住严峻的考验。而对中国内国际局势纵横捭阖，老本上有两种选择：迂回曲折、坎坷、险阻，走弯路，失败、消挫、屈服；还是直来直往，敢有追求，相信真理，坚持革命，继续前进；中外古今，凡是大事业无不有曲折坎坷，为世国为人来做，至古亦然，敢于改而经受了这样的考验。

在巴人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(代序)

韩念龙

今天是王任叔巴人同志诞辰 90 周年,有关单位举办巴人学术讨论会,我认为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。我不是搞文学的,只想借这个机会讲几句话,以表达我对任叔同志的深切怀念。

王任叔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,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,著名的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,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,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,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,这已为大家所公认。我觉得任叔同志一生的一个主要特点是,他历尽艰险,饱经忧患,意志坚强,奋斗不息。例如,从大革命时期起,任叔从事党的地下工作,曾在广州北伐军司令部机要科任职,把蒋介石密谋反共的核心机密情报送交党组织和周恩来同志,为此他三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和监禁;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后,任叔在“孤岛”上海领导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,之后他又去印度尼西亚投身抗日战争,成为日本占领军的缉拿对象;日本投降后,他又同印尼人民一起反对荷兰殖民主义,而又受到荷兰殖民者的监禁。新中国成立后,自 1959 年的“反右倾”开始,他屡遭康生、江青等人的残酷迫害,直至“文革”十年浩劫中惨死在原籍浙江奉化的农村。但他一生却写了一千多万字的多方面的作品,其中《印度尼西亚历史》是他在生命晚期、处于极为困难的逆境中,以其惊人的毅力完成的。这一切,更加激起人们对

他的敬慕与怀念。

任叔同志是我的老战友，老朋友。我与任叔相识，大概在 1936 年下半年。那时，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，在上海做日本纱厂工人的工作，是纱厂工人救国会的代表，任叔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代表，我们经常一起碰头开会。会议没有固定的地点，记得有不少次是在任叔家里召开的，他的夫人除招待与会者外，还负责“把风”任务，防止发生意外。在同任叔同志接触中，我的印象是，他神态严肃而又平易近人，思维敏捷而又处事持重。一年后，我因工作调动，与任叔分手了十多个春秋。1950 年，我与任叔在北京重逢，这时他已调到外交部工作，才知道他曾多年生活在印尼，在反对殖民主义的统治与压迫的斗争中，与印尼人民和华侨同生死，共患难，结成了深厚的友谊，称印尼是自己的第二故乡。1948 年他从海外归国，在党中央统战部研究东南亚问题，由于任叔非常熟悉印尼的情况，组织决定他出任我国驻印尼首任大使。当时外交部长是周恩来总理兼任的，对外交干部的要求十分严格。周总理在致印尼哈达总理的建交电文中，推荐王任叔为我国驻印尼大使，亲笔介绍他是一位“文学家，1945 年至 1947 年曾侨居苏门答腊，担任苏东华侨总会中的工作”。可见，周总理对任叔是很了解，很信任的。

任叔出国前，在外交部做过一次关于东南亚形势的报告，我也在场，他对这一地区各国人民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运动的分析，观点入理，见解精辟，至今尚留在我的记忆里。1950 年 8 月，任叔赴印尼莅任，在印尼当大使的时间不长，但他为中、印尼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与发展，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与贡献。任叔回国后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，党组成员。1954 年离开外交部，继续他的文艺生涯。我于 1958 年从国外回外交部，与任叔时有来往，促膝谈心，从而对他的思想品德有进一步的认识。我深深感到：任叔同志对党忠心耿耿，坚贞不渝；光明磊落，勤奋好学；严于律己，从不文过饰非，富于求实与献身精神。他不单是一位卓有成就、著作等身的现代文学家，而且还是有很深理论修养的著名学者。

我相信,通过这次巴人学术讨论会,大家对任叔同志在学术方面的业绩的研究将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。我祝愿这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。

目 录

在巴人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(代序) 韩念龙(1)

第 一 辑

想起了司马迁的一句话

——纪念王任叔 90 诞辰

周而复(1)

忆任叔同志

陆 诒(4)

怀念巴人同志

林克胜(11)

纪念巴人同志

——在 1986 年宁波“巴人学术讨论会”上的

书面致辞

骆宾基(17)

巴人与《新水浒》

谷斯范(20)

《大众情人传》序

许 杰(26)

《王任叔巴人论》题记

王士菁(29)

《巴人年谱》序

徐开垒(32)

难忘的一面

——忆王任叔同志

丁景唐(36)

生死艰难忆巴人

裘柱常(42)

巴人哀思

周 劭(44)

忆巴人

金 丁(47)

怀巴人同志

李 乔(51)

缅怀王任叔(巴人)同志

劳 荣(54)

任叔同志给我以帮助

程造之(62)

忆我敬爱的老师——巴人先生

吴 汶(69)

我和王任叔老师相处的日子

林少青(75)

岛国之念

- 忆巴人老师在先达
记巴人先生关怀华侨青年的一件事

书 乡(79)

饶铁生(84)

第 二 辑

一定要使黄钟雷鸣

- 也谈巴人的《论人情》

庄启东(86)

论巴人的《论人情》

王铁仙(95)

巴人与“鲁迅风”论争

卢豫冬(106)

王任叔与“无关抗战论”论争评说

袁少杰(130)

论巴人对鲁迅研究的历史贡献

张梦阳(141)

论巴人的美学思想

吴 修(155)

巴人“文学创造论”的思想轨迹初探

张艺声

张灵聪(168)

王任叔小说的人性美和阶级观

徐舟汉(184)

巴人小说的生命意识

龙彼德(198)

巴人小说美学三题

钱英才(204)

巴人早期的文学创作

- 王任叔与文学研究会

乐 齐(217)

朴质自然:写出破屋下受伤的靈魂

- 论王任叔的乡土小说

杨剑龙(230)

在孤寂、奋争的世界里

- 从巴人笔下的光棍党说起

车晓勤(244)

论巴人《南洋篇》的纪实性美学特征

徐 萍(256)

思想解放的先驱

- 评巴人1957年的杂文

魏 桥(268)

巴人的诗论

潘颂德(275)

巴人翻译述论

邹振环(287)

巴人与印度尼西亚历史研究

周南京(300)

博而无所归

——略谈巴人的治学风度

戴光中(312)

略论巴人的文品与人品

王建中(320)

新时期十二年来巴人研究述评

唐鸿棣(328)

珍重的纪念 喜人的成果

——近年巴人研究综述

李 军(340)

后记

编 者(350)

想起了司马迁的一句话

——纪念王任叔 90 诞辰

周而复

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的，总有曲折、困难、挫折、险阻，甚至经过失败，然后才取得胜利。资本主义社会战胜封建主义社会，不是一个回合，有时更多回合，其中包括封建主义复辟，法国的历史便是如此。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道路，遇到曲折和困难，也不必大惊小怪。社会主义社会终将取得胜利，这是历史的必然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。

人生的道路也不都是平坦的，会有坎坷、灾难、冤屈、不幸，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些遭遇，特别是专家、学者，要经得住严峻的考验。而对国内国际的错综复杂形势，基本上有两种选择：遇到曲折、坎坷、险阻，是失望、悲观、消极、屈服，还是百折不挠，执着追求，相信真理，坚持革命，继续前进。中外古今，凡是在事业上有重大成就的，为祖国为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的，几乎无不经受了这样的考验。

“昔西伯拘羑里，演《周易》；孔子厄陈蔡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著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而论《兵法》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诗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（《太史公自序》）汉武帝迫害司马迁，他“隐忍苟活，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，恨私心有所不尽，鄙陋没世而文采不

表于后世也。”纵然受了腐刑，他继续撰写《史记》，流传千古。

三十年代在上海，我和王任叔（巴人）同志结交，断断续续往来。50多年中，他参加“五四”运动，经过1927年大革命，从事左翼文艺活动，抗日战争时期在“孤岛”上海和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等地坚持反法西斯反殖民主义斗争，直到解放以后献身社会主义祖国建设，在外交（他曾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）、统战、文学、文化等革命事业中取得令人注目的成绩，一生四次被捕入狱。在印尼参加苏门答腊“人民反法西斯同盟”和反荷兰殖民主义的斗争，出生入死，虽九死而不悔。这样一位无产阶级战士，因为写了针砭时弊的杂文，1960年3月，被康生之流定为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”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，降级降职为亚非研究所编译室主任。不管在印尼还是在国内，也不论斗争多么激烈，身处逆境如何艰难，他坚信共产主义道路，以无产阶级战士和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，继续奋勇前进。

1942年，他寄居在印尼华侨家里，创作长篇小说《土地》（后改名《莽秀才造反记》），以后又写《五祖庙》话剧。他被定为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”后，立下遗嘱，其中有这样一句：“希望组织培养我的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。”这时他不能写文学方面的创作和理论文章了，即使写了，也无处发表，但是他绝不放下作为战斗武器的笔，开始撰写印尼近代史和古代史。在1969年11月14日，他健康一天不如一天，再次写了遗嘱：“遗憾的是不能完成我希望搞的《印尼历史》，也是对人民欠下的一笔债；为了工作而倒下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”“如果允许的话，死后火化，分骨灰为两瓶，一送我出生地大堰，一投之于海，我依然关心印尼革命胜利！”他含冤19年之久，坚信共产主义，以无产阶级战士的胸怀，不屈不挠，藐视一切艰难困苦，继续持笔战斗，1972年7月逝世，终于写出一部160万言的印尼历史的煌煌巨著。这就是巴人精神，套用司马迁的话，可谓巴人含冤，世传印尼历史。

党中央一举粉碎“四个帮”，1979年6月，巴人冤案平反，恢复

名誉。今年 10 月 19 日是巴人 90 诞辰。研究和学习巴人精神和他的著作,是对他最好的纪念。

巴人精神不朽!

1991. 10. 16 于杭州

忆任叔同志

陆 诒

1941年5月底,我和王任叔(巴人)同志由廖承志同志的派遣,从香港赴新加坡工作,直至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,翌年1月底日军围攻新加坡之际,我们才在敌机轰炸下依依惜别。每当回忆这一段忧患与共的经历时,常使我满怀崇敬而又悲痛的心情,深切悼念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备受折磨、含冤病逝的王任叔同志。

1941年1月初,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,发生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。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,不顾自身的安危,亲自领导并组织《新华日报》一部分职工以及重庆、桂林等地大批文化界人士的隐蔽和疏散工作。一部分同志撤退到延安,或取道香港、上海转赴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工作,另一部分同志到香港和南洋各地建立新的文化阵地,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。

当时廖承志同志在香港负责领导党的工作,他精力充沛,奔走各方,大力展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,卓有成效。他积极组织夏衍、张友渔、范长江、廖沫沙等同志创办了《华商报》,又极力支持邹韬奋同志复刊《大众生活》,茅盾同志主编《笔谈》等刊物,使文化界出现了蓬勃气象。香港还是一个中转站,他和连贯同志等还要热情、周到地接待从内地来的文化人,为他们安排工作,解决食宿和旅费问题。我和《新华日报》记者张企程同志于3月份到达香港,不久,我的爱人和女儿也从重庆来港,先由廖承志同志安排我们住

在九龙城附近的一个临时招待所中。我记得他在首次接见我们时，曾经笑嘻嘻地说：“首先是欢迎大家，你们一路上辛苦了！但你们都是从重庆化龙桥《新华日报》来的，暂时还不容易在当地安排工作，请稍安毋躁，在此耐心等待！”

到了5月份，有一天，廖承志和连贯同志约我到香港德辅道中的安乐园咖啡店谈话，并介绍刚从上海来香港的王任叔同志和我首次见面。

“八·一三”抗战后的10月份，我别离了上海到山西战场采访，此后转战于南北战场，对上海的情况就比较隔阂了，但对王任叔同志曾在上海《立报》和《申报》的《自由谈》上写杂文以及上海沦为“孤岛”时期办过《译报》和《上海周报》，又参加《鲁迅全集》的编辑工作等事迹，我也是知道的，对他敬仰已久。那次见面，他身穿一套白哔叽西装，打黑色领带，讲一口奉化官话，声音响亮而又急促，态度热情、诚恳，显得平易近人。那次谈话内容是我们商量从香港去新加坡工作的问题。关于工作的步骤和分工，我们当然听从廖承志同志的指示，至于怎样动身，则由连贯同志作具体安排。我还记得在我们从香港出发之前，我曾到香港湾仔王任叔同志的临时寓所去访问过一次。那次他和我谈上海“孤岛”时期文化战线上的情况，他所熟悉的新闻界朋友如恽逸群同志、胡仲持同志等也都是我的熟人，我们很快就建立了友谊。

现在从香港赴新加坡非常方便，只要事先办好出入境手续，坐飞机仅三小时航程。可是在半个世纪之前，却道路艰难，还要经受屈辱。我们都是流亡到香港的，不可能指望从国民党政府驻港特派员处获得外交部发给的出国护照，只能多化一点钞票，拜托外商轮船公司的“水客”代购统舱的船票，作为赴海外出卖劳力的“猪仔”去新加坡，此外别无他途。买船票，种牛痘，再打防疫针，最后到香港政府的移民局，排队去领取证明文件，手续十分麻烦。但是只要采取灵活手段，塞给香港殖民地机构官员若干“咖啡费”，也会产生“钱能通神”的效益，使“后门”畅通无阻。